

蘆葦這種植物很「賤」，只要有水就能生長，如果你覺得「賤」這個字不好聽，那就換成「生命力頑強」是否好一些？蘆葦大概不會介意我這麼形容，因為它們早就在中外文人手裡捏扁搓圓，已是百般模樣了。

在《快樂王子》裡的蘆葦是個姑娘，妖嬈的身姿在風中搖曳，喜歡這個又愛上那個，是個風情萬種又水性楊花的女人；但在

宋代詩人張致遠的眼裡，卻別有一番風景，詩云：「三寺樓臺煙霧裡，一川蘆葦畫圖中。」鳥簷飛起的寺院高塔在水汽氤氳中朦朧，遠處一川蘆葦搖動著絨毛，畫面迷濛醉人，處在其間宛若人在畫中游。大概是蘆葦白茫茫且修長的姿態甚符合東方留白的美學，它在傳統詩詞中經常出現，給人以時空無盡延展的想像，如晨鐘暮鼓的回音般雋遠悠長。

壓傷的蘆葦

文／東山 圖／Kim

聖經中的蘆葦卻顯得格外特別，經上記著：「壓傷的蘆葦，祂不折斷；將殘的燈火，祂不吹滅」（賽四二3）。經文中將蘆葦和燈火進行類比頗有意思，蘆葦搖晃，不知什麼原因折了桿子，已在風中搖搖欲墜。本就是賤命一條，又受此磨難，輕飄無助的生命本身就是不可承受之重；而將殘的燈火忽明忽暗，微弱的光沒有力量照亮黑暗，反倒有被暗夜吞噬的危險。一點雨滴、一聲嘆息，都能讓它化作一抹輕煙，消失殆盡。

「破碎感」，這個近年新興的詞彙，用來形容這節經文頗為恰當。軟弱、易碎以及敏感的生命感知，這些足夠激起人的憐憫與保護慾。

然而，在我看來，這並非什麼具有藝術性的人生瞬間，而是生命普遍的經歷。

哪個生命沒有摺痕？哪個生命不被碾壓？又有哪個生命不是處處受傷，又處處結



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讓他的殘缺成為豐盛的開始。
在他身上，我看到那個殘缺的地方變得不那麼重要，
因為剩下的所有者變得格外堅強。

痂？那些因生命破碎而形成的裂縫，都是神光得以照耀進來的地方；那或許是種子重新探頭的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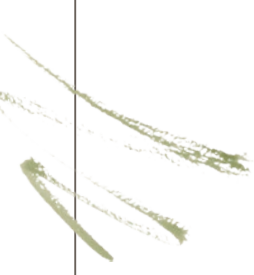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是一件破爛的衣裳，而真正的藝術在於補丁的設計。

一、粗糙造自雙手

他是一個果農，平日裡來縣內參加什麼同工會議，都盡量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扯得平

整。但腳上依舊是同一款式的帆布鞋，大概是在商店裡買了幾十雙相同款式的吧，只是明顯比平日裡看起來乾淨了許多。

偶爾會在集市上看見他賣水果，一個扁擔在一旁放著，我都能想像他那不是太高大的肩膀上挑著兩個框子，在那條土路上等著城鄉班車，塵土飛揚。他哪裡顧得上那一嘴的灰塵，一勾一提一擔，每一步都得穩住，還得快，要不然容易招來司機的一頓喝斥。



不過我知道這也是常有的事情，就連我掏個零錢，掏了慢一點，他們都不耐煩地一踩油門，全然不顧我在車裡左右顛倒。我想，他大概已經練就了什麼一氣呵成的工夫吧！直到上了車，一屁股坐在位置上，才算稍微定了下來。

不知他是怎麼來到這個集市的，以他的脾性，大概是要用兩條腿走的。扁擔在肩上有節奏地一上一下，大概是可以配上踩節奏的背景音樂。在集市裡，他也不是會叫喚的那種生意人，就自己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那裡，等待著和他四目相對的潛在顧客。

每次我去市場，都得悄悄避開他，因為要是被他發現，準會往我兜裡塞上幾顆水果。也不知道他賣出了多少，但給我倒是挺慷慨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要不是他的手就那麼大，他準能拿塑膠袋給我裝滿。

他臉上早就爬滿了歲月的痕跡，但別看他這樣，他是個信仰的「富二代」。父親是當地福音的第一代，自己也曾經歷過從死裡復活的神蹟，看見天國和地獄的異象。病得痊癒後，時常爬過兩座山去傳福音，他替許多病重的信徒禱告，也都大有功效，神垂聽了他的禱告。

直到現在，只要提起「阿伯」，教會中的信徒都知道是他。

對於這樣的人家，神並沒有賜給他們大富大貴，他的兒子仍是個農民。然而，他卻一直活躍在許多見證的第一線，也因此，在接下來自己的人生中，傳承了父輩信仰的優良傳統。

我一直覺得「窮困潦倒」這個詞頗為膚淺，它只能說明生命的現象，卻不能直達生命的質量與內涵。當然在現代，身為農民也不算窮困潦倒，但也不至於太富裕。

他常常被人誇讚種東西種得很好。但事實上，作為一個農民，他不算特別合格，還鬧了很多笑話，真是讓人心驚膽戰。他把敵敵畏（一種農藥名）當作了施肥劑，把一片剛剛長出來的莊稼苗毒得奄奄一息。農夫總是將這些東西看作是自己的孩子，但這種事又如何補救？他只能連夜禱告，第二天眼看快要死掉了的苗兒，竟又活了過來。

他大概自此有了經驗。我說的經驗不僅是不會把藥用錯了，還有體驗恩典的經驗。

有一次，家裡養的兔子不知生了什麼病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喘著粗氣，眼看就要不行了，他又跪下來禱告。第二天，那隻病兔又能歡快地吃草玩耍，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。

他說這話的時候，言語中充滿了驚喜，不管對別人說過多少次這樣的見證，他都像是剛剛經歷的一樣，繪聲繪色，生動活潑。

阿甘說，生活就像巧克力，你永遠都不知道吃到的是什麼口味。但或許對他來說，不管是什麼口味，都是一盒紮了絲帶的巧克力禮物，總是苦澀，也總是有驚喜。

前幾年過年的時候去拜訪他，「阿伯」還沒有回天家，他就坐在門口。看見我來，立刻笑了起來，整齊的牙齒露了出來，像個孩子，而眼神裡的平靜讓人安穩。我坐了兩下急著要走，阿伯讓我再等等，說兒子馬上就從山上回來了，他去給他打電話。

我連忙擺擺手說不用，就是來看看他老人家最近身體怎麼樣，不用打擾幹活的人。

正說著，兒子就從山上回來，滿身是泥，匆忙用自來水洗了手，往身上乾淨的地方擦了擦，且讓老人家拖住我。看著他手忙腳亂地找塑膠袋，我當然知道他去幹嘛。不一會兒，一袋橘子、一袋自己曬乾的草藥，非得往我手上塞。一邊塞一邊還跟我解釋著，這是今年的新品種，是多少號（一個數字）的種，反正我是聽不懂，但看他如數家珍的樣子，也覺得他是個專家。

臨走上車前，他還不停地囑咐我這些草藥有益氣補血的功效，過年期間可以和羊肉一起燉著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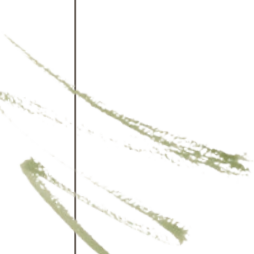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東西，我真是盛情難卻，生怕他覺得我「嫌棄」他的禮物。其實，我只是覺得，手裡提的滿滿都是他的辛勞，有點太貴重了。

二、滿是坑窪的人生

「今年，他又打了一頭野豬。」小時候過年，我就一直在期待這樣的消息。打野豬的是一個叔叔，和我爸媽年紀相仿，我對他總是充滿好奇，覺得他很厲害。

小時候欽佩的名單中，沒有打怪獸的奧特曼，沒有拯救世界的蜘蛛人，也沒有會魔法的哈利波特。反而是那些會自己建木屋，能打到野味，可以在山上過夜的人深深吸引著我。他們給了我太多的想像素材，大概是因為這些都是我一個姑娘家，小時候不太可能做的事。

我是吃過野豬的，當然是從他那邊買來的。那些肉吃起來不如家豬肥碩，甚至都不太像豬肉，印象中不太好咬爛。我還在袋子裡見過它的皮毛，粗壯且堅硬，大概是可以用來做武器的。



每次爸爸開車去他那裡拿肉的時候，我都是要跟去的，因為我想聽聽他到底是怎麼打野豬的。

或許你很難想像，為什麼我如此熱衷知道這件事，但如果我告訴你他只有一條腿，你大概便會和我一樣好奇了。

他沒有裝義肢，也不怕人看到，就直接將一條褲腿紮了起來，然後自己做了個合適的木頭拐杖，將殘腿卡在上面，固定住，便能像正常人一樣走路了。他走得極快，幾乎都要飛了起來，小時候的我甚至都跟不上他的腳步。上了山，他就變得更加敏捷了，彷彿哪裡有石頭，哪裡有坑，他都一一記在了心裡。

他的腿是在石場打石的時候被石塊壓住，沒能及時搶救，只能忍痛截肢。對於一個年輕男子來說，這無疑是去了半條命。但在這之後，便有人向他傳福音，他也成了當地最早的信徒之一。小時候見過他邊飛速地走著，嘴裡邊唱著讚美詩。聲音有力，氣息穩定。

他做過賣貨郎，還種過樹、養過羊。以前他在山下的房子還是個毛坯房，又小又破。因為放羊的緣故，時常要住在山上，於是他給自己打了個小木屋，半夜裹了衣就躺在簡陋的草床上。

我去看的時候，那個木屋已經有兩三間房了。據說一開始的時候，也是用來躲風避寒的一棟小屋子。

因此，我真的很好奇他是怎麼打到野豬的。只可惜，我沒能聽懂他用太過道地的本地話說了一大段，只聽到他眉飛色舞地說自己被野豬追擊。光是這樣一個情節，就足夠在我的腦中來回跑上幾圈。

野豬的獠牙、粗壯的身子，奔跑的過程中，可能還會撞倒幾棵不太強壯的小樹，攪得林子裡騷亂一片。當然打野豬的可不止他一個人，只是覺得他不僅沒有將自己當作一個殘疾人，還覺得自己強壯如牛。

他喜歡跟著他玩耍的小孩兒，每次跟著他上山，他總會摘幾個我見都沒見過的野果，溫柔地放在紙巾裡遞給我，還會用野草樹枝編一個花環給我戴上。說是花環，其實沒有花，他編的花環結實且原始，更像是個鳥窩，我都怕鳥兒們會有什麼誤會。

在他身上，我看到那個殘缺的地方變得不那麼重要，因為剩下的所有都變得格外堅強。他時常和我們講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而他的殘缺正是豐盛的開始，他用殘缺見證著生命的奇蹟。

壓傷的蘆葦和將殘的燈火，這些充滿悲傷和脆弱的生命，被賦予了另外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美感——因為祂悉心的照顧和時光歲月中的陪伴，最終變得如珍珠般貴重。 